

## 小說決審會議紀錄

會議時間：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日（星期五）下午四時至六時

會議地點：文訊雜誌社會議室

決審委員：平路·林俊穎·范銘如·郭強生·駱以軍（依姓名筆畫排序）

列席人員：封德屏·楊宗翰·廖非比

會議記錄：林奴霜

會議開始，由文訊雜誌社長兼總編輯封德屏報告收件情況。第二十屆臺北文學獎小說共收到兩百七十三篇來稿，經初審後共有二百一十九篇作品進入複審，由複審委員何致和、吳鈞堯、黃崇凱、鍾文音於三月六日在文訊雜誌社開會討論，評選出十四篇進入決審。決審委員平路、林俊穎、范銘如、駱以軍公推郭強生為主席。本屆小說需選出四個獎額，首獎一名，評審獎一名，優等獎兩名。主席首先請五位評審針對此屆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審重點。

**駱以軍**：這兩年評審，我有一個印象是：這些孩子怎麼會活得這麼痛苦、憂鬱？已經到了一個密覆層次——像森林裡的葉脈，層層覆蓋到不見光的世界。從小說技術上，單篇細看，因為我也長期在操作這些技術，對某些篇文字的精巧與密集，我會出現感動或敬佩。連著這些年評審模糊的印象，感覺他們好像是一

種探測器，探測到這個社會、這些青年現在所在的處境和各種痛苦。主要還是大環境背後的經濟，造成他們社會角色的失能。這個失能會處理成家庭劇場的痛苦，也處理到性、工作空間等。但在這個探勘的過程，單篇來看，他們動用文字一定有相當的技術和難度，才有辦法把那個痛苦不是用過度煽情的方式，而是合於小說在短篇的操作。整批看下來，回想自己的三十到三十五歲，我的文字操控能力也沒有他們這麼好。我不知道這些作者的年紀，但我的情緒是這樣。在技術方面處在還滿佩服的感覺。范銘如：整體素質其實滿高的，我閱讀得很快樂。技術上其實是很成熟，情感表達方式跟上一個世代也有一些細微的變化。這次的整體水準很不錯，當然會比較挑剔要選哪一篇。因為我是先看了整批小說作品，再看到評審說明裡的「臺北經驗」，所以我覺得這些「臺北經驗」怎麼都那麼痛苦。那是一種很情感性的、陰暗、抑鬱的感受。

平一 路：我也覺得這次的水準很不錯，作為閱讀者，在閱讀的過程中得到滿多細微的靈光。文字的經營，那些細緻的地方，隱微的部分被看見了，這是文學的本質。就文學意義來講，一屆一屆頒下來會看到它的成果。和「臺北」的連結，確實有特別寫出城市裡的特色。尤其因為它很細緻，講小七店員、夾娃娃、在第八宿舍做舍監等，都感覺到在這裡確實的生活、感知這個城市，就算它在這個資本主義階段讓年輕人感覺抑鬱、謀生不容易，但它就是非常「臺北」。那些部分我覺得都寫得非常好。好些篇都寫到行道樹，樹底下的陰影，作者們多是很用心地在城市角落生活、感知、細細走過，這其實是一個「城市文學獎」自然浮現的特質。身為評審，每次都會注意這屆是否有很好的作品，能推薦、讓它得獎，這一屆我相信確實是有的。

郭強生：就像前面幾位委員講的，這批作品在文字層面的操作上滿熟練的，但我同時回應「臺北經驗」：這次呈現的「臺北經驗」，面相還滿一致的，甚至說有點單向，這是它的問題。有時在各文學獎，每個年度它都有關鍵字，體會城市的經驗時好像就已經先決定了一個觀看的方式。今年幾乎都是社會新鮮人的迷惘、廢、厭。既然是比賽，在作品之間就要做比較和挑選。我會比較重視在小說題材意涵，作為小說的書寫上，它有沒有去發展一個意念？好多篇比較平鋪直敘，鋪陳情緒和感受；有幾篇會嘗試除了在經驗的表象鋪陳之外，去發展一個屬於小說的諷刺、轉喻。我覺得在這批作品裡比較缺乏，看起來同質性滿高，這一點會不會是閱讀的本身有點窄化？因為同樣類似的經驗，在臺北這個城市，有太多方式可以呈現，而不是直觀式的，像是紀錄片而已。

林俊穎：我也同意這批稿子，因為已經打到最後一關，就閱讀者而言，很好看，是素質很高的作品。而文學獎歷來就是年輕、文青佔壓倒性多數，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。我倒是不會特別在意「臺北經驗」這個主題，臺灣這麼小，我總覺得城鄉差距沒有我們講的那麼大，我的建議是如果參賽者太把「臺北經驗」像個帽子戴在頭上的話，反而會是累贅和負擔。我一再提醒自己，這批稿子已經是競賽殺到最後一關了，但我還是很強烈的感覺一股濃濃的「文青腔」，相對於以前的「文藝腔」，當然「文青腔」有好和壞的，這批稿子絕大多數是很成熟、提煉、很好的文青腔。也有幾篇嘗試回到寫實小說，很古典的基本盤層面來寫。我看這十四篇小說感覺像兩個陣仗在拔河，最後還是回到小說本身的成就來評比，思考怎樣給它們獎勵。

第一輪投票

經評審協商，決議首輪投票，不分名次，圈選四篇，結果為：

三票作品

- 〈少女斜巷〉（平路、范銘如、郭強生）  
〈靈鳥〉（林俊穎、范銘如、駱以軍）

兩票作品

- 〈小夜班〉（平路、林俊穎）  
〈鴿之舞〉（平路、郭強生）  
〈安樂窩〉（平路、駱以軍）  
〈探病〉（林俊穎、范銘如）

一票作品

- 〈三隻猴子〉（駱以軍）  
〈異國〉（郭強生）  
〈技術施作細則〉（駱以軍）

〈不見的那些〉（范銘如）

〈小偷〉（郭強生）

〈娃子〉（林俊穎）

### ○票作品

〈格〉

〈不再跑步的人〉

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，各評審皆放棄所投之一票作品。針對兩票以上的作品進行討論。

### 三票作品討論

#### 〈少女斜巷〉

林俊穎：這篇稿子是在我的考慮之內，屬於前段班。它寫了一個畢業不到兩個月，第一個不算暑假的假期，在媽媽的自助餐店幫忙打工的少女。所謂跨越兩個臺北行政區的巷子，很明顯的就是一個比喻。對這個少女而言，好像她就陷在某種困境裡，既然如此，我很期望有一些比較靈光一閃，或者不是技術上的東西。但整篇讀起來，略嫌扁平的感覺。這批稿子好多篇都在處理年輕人面臨未來、困境的種種，但比起其他篇，這篇有點扁平了，這是我沒有選它的原因。

**郭強生：**如果年輕世代就喜歡寫這種悶、廢、厭，同樣的這一些題材，我覺得這一批裡頭，光就這個題材它表現得最好。它對於小說敘述有屬於自己的東西，你看不出它有什麼模仿。從自助餐店場景的轉換非常有趣，它的象徵、斜巷的連結、出口入口、倒車，處理得很好。在一個小說的有限篇幅裡，雖然只是一個自助餐店的少女，但它其實幾乎講盡了這個世代的心情，讀來讓我覺得最感同身受。其他篇也是講類似的，反而多了文藝腔，這篇單刀直入，但它還是顧及到小說其實不是只是鋪陳，而是銜接當中一直有一個意念在發展。

**平路：**在這個作者的生活裡，用這樣的筆法，我很在意的是不是很準確的讓我們感覺到它的生活、現狀。包括它用的譬喻：巷子、出口、沒有出口，後來隱約好像又有出口。因為少女的生活就是這麼鬱悶，沒有任何可以期待的心情。當她摸著衣服上牛角的釦子，讓她想到甜筒，好像就有甜味，那些部分，把所有模糊的、若有若無的感官湊在一起時，就是她嚮往的經驗等，那種無路可出的部分，都足夠準確。生活大概就是這樣，沒有大的題旨、方向，過下去不容易，包括一些感官經驗都要自己去想像和創造，而想像和創造的空間又是這麼狹窄，真的就是無路可出的巷子。這些記事非常寫實，同時也有它文學上的象徵。象徵並不大刻意，我們都可以看得到脈絡，生活也就像這樣一個角落，讀起來是可以感同身受的。

**范銘如：**這一篇會讓我反省去自助餐店，會不會惹惱店員。它講「厭世代」講得很具體，那個讓你惹怒人的 timing、對話點其實切得很好。你都可以感同身受，如果你是那個少女，你弄完了才繼續跟你講什麼；或者你在很忙的時候，客人又和你裝熟，你還要跟他哈拉，那個很寫實的部分，抓得很細膩、不刻意，

而且很生活化。我覺得它寫出很底層的生活，但所謂的「底層生活」，不一定很心酸，可以是很日常的生活。這種勞工階層，生活困在小巷，進退無路，日常生活裡很不耐煩，他們需要靠一些小的想像力，或者知道路，但希望至少有個伴也好。這一篇最後的結尾，我一直很擔心它又要去寫她爸爸，那個地方反而太戲劇了，前面平實，有沒有補那個我覺得不是很重要，所以我一直擔心那個斜巷是不是真的會誤入歧途。但最後的結尾，反而是她媽媽走進去斜巷，她第一次看到那個背景，因為感覺走進那個斜巷就是無路可退，像個黑洞，可是她媽媽卻從另外一頭出來，拿了燒仙草給她女兒。這個地方有溫暖，最後透過媽媽回來，最後這一句：「啊，都忘了，路前面還有另一個出口」，它是透過前一個世代，她媽媽也是過這樣的生活，前面不是無路的，還可以回來，回來照顧這個女兒。最後收得還不錯。

**駱以軍：**我沒有投這一篇，但其實我最內裡會被你們說服。我有一點重金屬派，很多像是觀測的這些作品，其實都是我的菜。像只有我投的〈三隻猴子〉和〈技術施作細則〉這幾篇，光和文字的一個景象的肉搏，看起來它們真的比較缺乏靈性，或缺乏詩論的、抒情性的天賦。我自己會知道這一篇和其他幾篇相比，難度低，但天賦高，尤其又看了這麼多重金屬、機械風、傷害式的、表現主義的，所有的金屬管線、人體器官的近距離特寫，他們在網路可能可以看到各種影像，而且是很高級的「文藝風」，很高級的視覺上的訓練，讓他們在布展一個空間的能力非常強。相較之下，這樣的作品，在十年前、二十年前也會得獎，我沒有感受到這樣的天賦。之前我在台積電文學獎，看到一些大陸的寫作者，寫城鄉，不會寫城市，但他們進化得很快，他們不是莫言、余華這種小鎮，他們寫這種城鄉結合部。我

有看過一篇寫開一個鋪子，寫這樣的爸爸媽媽，但是他們文字的檔案庫，他們來操作這種寫實主義，老舍式的胡同裡的人際群塊，肌肉是更大根、複雜性更大。這篇相較之下有點像微電影、廣告，拍得很文青，裡面有一些小故事，他們抓到這種微電影風格的細微的眼神或親情，或是幾句話，但又不黏膩、不戲劇性、不誇張，抓得很順。這一篇讀起來是很舒服，但它沒有讓我感覺到文字本身的抗爭，或是做一些傻事。它基本上是很順，像你們剛剛講的，其實是很漂亮，我也會出現這種情緒。但這一篇和〈靈鳥〉比較，我就投給〈靈鳥〉。我們看這麼多光很暗，光圈非常小，緊密靠在一起，像我說的「變形金剛」的文字鎮，可是你又知道，像我們寫小說的人，這些過程是很不容易的，他們做這麼多短篇小說的投資。這一篇我在評判，我看了這麼多陰暗的，突然看了這一篇就舒服，我被植入的記憶是人的感覺，但在比例上我會投給〈靈鳥〉。

### 〈靈鳥〉

林俊穎：延續剛剛講的，〈少女斜巷〉到最後我沒有投它是因為，我在看一個年輕人面對未來人生，你的態度是什麼，我會在這上面掙扎一下。因為這個少女這麼理所當然的安於現狀，沒有一點點的掙扎、困惑。相對〈靈鳥〉，看到這篇我一開始就笑了，不是嘲笑它，而是訝異現在還有人這麼老實地回到很寫實，幾乎像巴爾札克寫《人間喜劇》那樣子在寫小說，另一方面，我又想到王安憶提過的「城市無故事」的說法。我還是假設這是一個文青寫的，他寫出了一則城市傳奇，很欽佩他能把一篇短篇小說編織得入情入理，從技術、結構各個層面，我幾乎挑不出什麼毛病，好紮實，最後來個回馬槍也不是在嘲諷，



對「老馬」這個老年人有很充分的感情和溫情在，也許要嘲笑他有點太濫情了，但也不至於。它整個過程又有「臉書」、「網紅」，整個脈絡一關接一關，卡榫得非常順，所以我很願意投給它一票。尤其在這麼相似的列強環伺當下，要怎麼殺出血路？它和〈少女斜巷〉，我就偏袒的投給〈靈鳥〉。

郭強生：〈靈鳥〉這麼的安定、安心地講了一個傳統的方式，讀來裡頭確實是有人情的部分，會莞爾。只是相較而言，我覺得「網紅」的出現太不自然，對我而言，就是在小說上出現了一些缺點。〈靈鳥〉只關照了「老馬」，周圍的人都像太工具性的配角，相較之下〈少女斜巷〉所有背景、人物都有功能，你以為媽媽只是在背景丟一句話，但最後媽媽分量其實非常重，只是透過少女的不耐煩、沒有出路的心情，其實最後它要講的就是：生活就是這樣。到最後你發現整個故事拉起來了，你會發現每個角色，從客人到媽媽、幻想中的男生，那些配角處理得都很好。但〈靈鳥〉的缺點就是它的配角功能有時太牽強，「網紅」那個地方的轉折不是那麼自然。但我也喜歡這篇的收尾，如果是選五篇我可能會投它，但選四篇的話我就沒有投。

平路：其實我也喜歡〈靈鳥〉，如果有第五篇的話，所以其實我也有想了一下。它確實講了一個動聽的故事，有些地方感動到我。然而為什麼它不是我的第一名的理由，就是：它是一個好故事，可是它太像一個寓言。它就是一個「寫的故事」，是從外面看的，讀者在讀的時候，始終知道有一個作者在講述，隨時記得它是一個由別人「寫的故事」。像「老馬」的心境，即使是年輕人寫老人，你要讓讀者覺得他就是那個老人在講自己，更加實的細膩心境。但通篇你都沒有忘記它是一個「寫出來」的故事。整個來講，它就是一個很有想像力的寓言，有動人力量，也涵蓋了都市裡各種人生困境，和小小的希望之

光。但就是作者寫老人的時候欠缺了一點點真實感，讓我可以渾然忘記它不是一個「寫」的故事，而是一個老人真實的心境。我覺得缺了這麼一點點，要不然會給它更高的名次。

**范銘如：**閱讀參賽作品，常常就是比較。這邊大部分的作品就是充滿「文青」、「小確喪」的主題。這裡面只有兩篇是比較寫實主義：一篇是〈靈鳥〉，一篇是〈不再跑步的人〉。在投票的時候，覺得這種比較傳統的表現方式、說故事的方式，如果說得很順暢，我覺得還是需要支持。相較之下，大部分作品都在寫比較年輕的，或是年輕人的心情，有一篇很老派的，寫老人的，而且充滿人文主義的情懷，應該要支持它。而且它寫老人問題，寫得很年輕，不是真的那種老年人去寫老人，它以年輕觀點和呈現方式去寫老人問題，老人遇到「靈鳥」的情節轉換過程也很合理，你會覺得那個老人抽掉「下籤」的那個作弊的心情寫得很好。這一篇我覺得它就是「中級」，它的表現方式和題材沒有到優勝的感覺，就是規規矩矩地說了很好聽的故事的「故事」。

**駱以軍：**這一篇我滿喜歡的。就是整批作品閱讀之後的反作用力，突然覺得輕了。它是有天才的，像〈三隻猴子〉和〈技術施作細則〉它們是一個封閉劇場。〈靈鳥〉這個早餐店是一個半開放劇場。我剛剛講到一進到這種高解析畫面，對描述上的，明顯在這一塊，臺灣年輕小說家和大陸就分裂了。他們是一種高度的冷酷、異質性的，寫實的狂熱，會有一種很著迷在細節上讓人抓狂的狀況；可是相較這一批讓人覺得你的眼球是塞滿的，〈靈鳥〉開場就是一個半開放的空間，縱深也不夠深，也沒有足夠的城市身世記憶，也沒有巷弄感，就是一個很典型的早餐店，裡面發生的人際關係，就像〈少女斜巷〉有一種潛行、隨機，有寫出這麼潦草感的「哈拉」，又有一種很「臺」的人情味，在早餐店的空間裡快速

的結界和拆開都表現得很好，所以速度感也控制得很好。接著那隻鳥來了，它的解釋好像不「文藝風」，其實對世間的觀察，人情之間合理性的觀察，比其他的作者都仔細，是一個仔細的作者。比如它交代這隻鳥來，也不會想當然耳。我也在公寓養過鸚鵡，和那個鳥飛走的流程一模一樣，對那隻鳥，你把它擬人化，希望不要剪牠的羽毛，但牠必然飛走，牠飛走的時候，我才發覺我平常都在低頭走路，那段時間都看城市的上方。包括它寫「網紅」的部分，我也覺得很寫實很合理，有一個邏輯，因為有一個「網紅」的妹來吃早餐，順手抽了這個靈籤，發現超準，把它po在網路上，這隻鳥才紅。這很像一種神話，或許受到像平路姊〈臺灣奇蹟〉的影響，這本來就是一種狂想，但它的規格小很多，每天感覺到瞬息萬變的網路世界，但它又很可愛。同樣以這樣的篇幅，各篇幅裡的投資比例，它把故事撐開了，撐開了之後你會覺得它好像是一個寓言。看完之後我會感覺到一種卡爾維諾說的「飛」，一種輕盈飛起來了。最後那個鳥回來了，是假的，我也覺得這個回馬槍好美、好哀傷。這是一個懂得事情的人、懂人情的作者，就像剛剛俊穎哥講的，有點契科夫。一個短篇小說它不是走重金屬、重武裝派的，但一個拋手出去。它和〈少女斜巷〉對我來說都是會說故事的人，一個故事拋出去，你講了這一趟故事，我覺得這個故事，也是一個不俗氣的故事。

### 〈小夜班〉

林俊穎：歷年來，大大小小的文學獎幾乎都會有同性戀題材的小說，這篇是一個男學生怎麼處理他的同性戀問題。我在文學獎評審經驗，有許多上當累積的結果——好多時候是女性寫作者去冒充，不曉得她們怎

麼會對這樣的題材著迷？但畢竟已經是二〇一八年了，關於「同性戀」入小說來寫，從白先勇到現在，這幾年像陳栢青、林佑軒，對自己的性向認同已經和白先勇完全不同，天差地別，他們是很「張牙舞爪」的地步，不是壞的意思，是很勇於做自己。這篇一個練武的男生，對自己的同性戀看起來好保守、防禦的樣子，小說在面對自己的性向、情慾怎麼處理的過程，掌握得非常純熟。他雖然想要做自己，但一直懷疑是不是真的？或者只是一半一半？好像還是在測試自己的階段。每一場的安排都有它的意義在，譬如 cosplay、習武。我們看李小龍的電影，螢幕上的硬漢都是要禁慾的，不能近女色的。它把這些揉合在一起，是很聰明、很奇妙的安排和結合。「品勢」的隱喻用得很有趣，最後他為什麼要練「金剛型」，你可以說他面對自己的情慾是採取很保守、很防禦的招式，因為佛經裡講「金剛不壞之身」。但我認為小說的好處、優勢就是：不一定要附和或呼應社會的趨勢，我勇於出櫃，才是所謂的進步嗎？我對自己的性向有所保留、懷疑，甚至採取守勢，這些在小說裡是完全能夠成立的。

**郭強生：**我沒有投的原因是：他想講的東西太多，但沒有處理好，每樣東西都停頓到一半。其實它也不是在講同志，它是在講一個交界的感覺。裡頭有藝術史、歐洲歌劇、東方太極，又有 cosplay、超商。裡面有真的、假的、東方的、西方的、肉體的、性靈的，它只是把這些元素通通像灑豆子，沒有像星座一樣連起來，散落在那邊，它都沒有收。最後話都沒有講，或者他其實也沒有想清楚，最後也不知道怎麼連。在每一段，我覺得這個人的敏感度很好，但然後呢？同志情慾那個部分，反而也不是它的主題，是兩兩相對湊出來的，最後就散掉了。

平路：我讀的時候它很真實地觸動到我，尤其是它寫小夜班的種種體悟。在便利商店裡發生的光影之間和回憶之間的變化，寫得頗為真實。其中最讓我動心的：在那樣的環境之下，而且他在值班，除了想像、除了回憶，回憶又是有些東西剛剛強生講的，串聯不在一起，可是他實際上又什麼都不能做。這部分剛好對比出：包括他的情慾為什麼那麼不確定，因為想想讓他心儀的人，中間偏偏有那麼高不可攀的部分。有些地方它寫得很淡，但有些地方它真的是寫得很好，例如「趙榮宇」要出國了，他們中間的對話裡有一句話：「所以你從小到大在這裡，都只是在打發時間嗎？像等公車滑手機那樣」，對趙榮宇好像躍升了一級，就可以把過去一筆勾銷的生活，可是他不行，他是鬱悶的、沒有辦法走出去的。接著它寫了觸動到我的部分，就是講到音樂，雖然只寫到一點點。因為他在那裡，他看到了店裡裝飾的、假假的蒲葵樹，以為是南歐小島。一樣的，音樂和他本來就是沒有關聯，那個和他的現實生活差很遠的，這就是他的日子。他在便利商店做店員，他想像的其實是：那些光鮮亮麗的人的周末夜是不會在那裡的，最多只是來這邊補給一點點基本的東西，這就是他的「小夜班」生活。那個部分我覺得它寫得很真實而讓讀者有所觸動。

范銘如：這篇我一開始看的時候也是很喜歡，它會去寫便利商店的小夜班，去寫奇奇怪怪的客人來，但它接下來從便利商店到 cosplay、到他開始去練武、到他同事再回來，到他最後原來是同性戀的情懷，我會覺得這幾個很大的點，它要我幫它組織。好像有一些關聯，但你應該讓我知道那些關聯，知道得更清楚，而不是讓我自己幫你補這麼多的白。我最不滿的一點是：它太多廢話了。對話很多都是廢話，就一篇短篇小說來說也太「水」了。一篇短篇小說能夠有這麼多的篇幅，都去講這些可以刪掉的話嗎？所以

我最後光是看到那麼多的廢話，就覺得不行。

**駱以軍：**很多篇它的怪異，把人類處境的狀態處理到近乎科幻、冷酷的變異感。這篇相較之下，這些年常在不同文學獎看到。我一開始看，先放下了不公平的排除法，因為臺積電文學獎第一屆柳丹秋就寫 cosplay，那是一個中篇，寫得很厲害，等於是一個人類學的狀態去觀察 cosplay。這篇相較之下，也已經很厲害了，但它會比較像是一個想當然耳的調度。例如便利商店，附近在開一個 cosplay 的聚會，就會有一些 cosplay 的人來來去去。這些如果放到港片裡拍，也會拍出這樣的感覺，不斷的有「七龍珠」、「仙女」進進出出買東西，這些我覺得都滿可愛的。但是，前面討論的「三國」那段，我在想作者是不是不會打，因為真的很老、很過時了。但像剛剛俊穎哥說的，它在一個短篇的難度，一個武術上的品勢，這是靜態的勢的建立，另外是不斷流動的；也很符合佛經裡面講的如來藏、無為性，一個是流變的，一個是有核心的。我讀的時候，都還不確定他到底是不是同性戀。我覺得這邊同志是個亮點，是會有一個情節的「性感」。但剛開始我沒有讀出來，他到底內在「是不是同志」的確認時，他去回憶起那個高手在他們家，之間的汗味，青春痘還在冒，還沒有辦法把它變成那麼「商品化」的同志的性愛儀式，還是青春期的、很悶的困在那個空間，單獨去看這幾個碎片感，我覺得是滿好的，整篇下來是不被結構困住的。

### 〈鴿之舞〉

**郭強生：**〈鴿之舞〉是我的第一名。剛剛講到的所謂的「變異感」，我想，「小說」很重要的就是，你可以非

常寫實，然後再從寫實，翻到另一個我們可以重新看待一些價值或生命的東西，而不是直接的說教。這就是從「寫實主義」一直走到今天，在小說上多多少少還不錯的一點進展。就是可以從直白的、寫實的人文，再翻上來，可以反寫。看似完全是抽離、冷酷的，但是它要講的主題，用了另外一個層次的操作去凸顯，最後還是回到了人文的、人性的部分。這裡面很多篇很相似，都想要使用大量的無意義、破碎的細節。〈鴿之舞〉是做得最成功的一篇。它沒有真的去描寫人物性格，也不必真的去講性格，但從他們的夢境、講話的方式、小動作，感覺非常「拉斯馮提爾」，整篇維持在一種非常不確定、詭異的、陰森的感覺。我知道現在影像對於年輕世代的文字書寫影響很大，但他們反而被影像吸走，而沒有辦法再利用影像的特質，用文字去深化它。這一篇把兔子解剖、再異想天開縫回去，最後兔子爛掉、炸掉、死掉，他們也冷冷地好像沒有什麼。那裡頭，現在世代對於「真與假」已經失去這樣的認知。讀起來非常恐怖。最後再用鴿子結束，所以做這個實驗要幹什麼？它拉到一個更大的層次，這樣一個世代，這樣相信操作的、數據的東西，看起來好像只是年輕人在那邊廢，但最後是一個反烏托邦的主題有浮現，在力道上有被它嚇到。

**平路：**這篇我也非常喜歡，因為它夠勇敢、夠「手術刀」一樣。異色殘忍，也因此勾引出了我們超越邊界

的想像，看起來充滿不諧和音，即使每一個音高組合得不是那麼綿密。如果這次大家覺得作品有點相似、經驗有點重疊，這篇是非常突出的，可以用文字把人的看不見的殘忍表現得那麼好。每一次它寫到白兔、鴿子的時候，都會讓每個讀者捫心自問：這就是我們嗎？我們用愛、用實驗、用各種名義，但難道這就是我們嗎？文字厲害，像「白兔平攤成一座鹽湖」，表現出人的殘忍可以沒有止盡，

無論是實驗室裡、殺戮戰場上，施暴可以完全沒有理由。這麼真實，而且確實發生，很多部分都呼應同樣的主題：荒誕、怪異，卻又是我們的現實。作者的文字夠勇敢、夠強烈，終結到：我們為什麼要做這樣的實驗？為了什麼？「夢境」所說的也是同樣的主題，沒有道理的殘忍之後，大家都無事就散了。這篇小說勇敢而強烈，可以用文字的力量表現出現實邊界以外、超出我們想像的範疇，滿厲害的。

**范銘如：**這篇我好像在哪次評審看過，有既視感。因為這篇我覺得有看過，所以這次再來看，已經沒有那種新鮮感。它應該是有修過，第一次看的時候更凌亂，這次我覺得它有修得比較好。它好像有加了凌虐女生的「夢境」，加了性暴力、擄人強暴的部分，但它和前面說的白兔實驗，我不知道這兩個為什麼要配合在一起？好像前面做了動物實驗，為了接下來要有一個更強的東西，讓強度更大，會讓我覺得沒辦法有情理上的需要和必要性，反而是為了造成戲劇性的強烈效果，我會覺得很刻意。

**郭強生：**我很快回應一下，我說的那種恐怖，就是這樣一種看不見、不知道的暴力。對於這樣一套訓練、科學的儀器，會不自主的入侵我們，以為是夢境。我們不知道，以為對的是動物，但其實被我們一點一點吸納了，所以合理化了這種暴力。

**駱以軍：**剛剛快選時，在情感配置上，我把重武裝、高密度、重金屬的部分，投給了〈技術施作細則〉，但這兩篇在情感上對我有一個共通之處。〈技術施作細則〉其實講得更清楚，可是它的天才性稍小，環繞著其實是類似的，同樣是在實驗室、穿著無塵衣，每一個點都做一個技術施作，有點像我年輕時在看安部公房《燃燒的地圖》的某些科學怪人，在我們年輕時會覺得很過癮。可是現在比較菁英的年輕孩



子，本來就活在這種被切割、被 SOP 化的社會，他們可能恰恰是這個社會能夠共伴相生的體系的最上端的一個 SOP。回到〈鴿之舞〉，我覺得這是一個最典型的封閉劇場，覆蓋得密不透風，在實驗室裡它可以是一個精密的操作，它的語境已經不只是古典的殘忍，而是這一堂課我們這群醫學生要學到的是什麼？它的回饋、反映，所有的東西都非常精密，像納粹當時屠殺也是一樣。這其實是我們整個繼承下來的現代主義手術刀的法則，後面的哲學性，有專業的切斷、重組，把自然的腸子替換了小腸又把它縫回去。這個作者有福克納的暴力，文字動人的瘋狂感，又可以很像是科幻的特寫。包括夢境也是，包括那個女交換生還去養那個兔子也是，我們都活在這種隔斷的體系世界裡，但在這個體系裡，你還是想做一些殘存記憶裡可能很幼稚的童話，你還是覺得你在養這個兔子，可是你們內部已經給他搞了一個高科技，所以牠最後果然就炸掉了。包括他們在玩國王遊戲，這個和〈技術施作細則〉一樣，把你的慾望、性慾，玩遊戲般的層層遮蔽，透過國王遊戲，這一代的年輕人可以享受爽，又不會和你產生愛或愛的控制關係。最後在描述替鴿子動手術，挖它的腦部就像挖冰淇淋一樣，可是最後一幕又挖冰淇淋給那個老人，然後老人的眼淚就流下來。我覺得這篇是非常高級的存在主義。我猜這個作者是很厲害的練家子，必須要看過很多西方現代劇場，在這些空間裡的一小撮人，像福克納，像契科夫的劇場，他們不確定誰會失控，誰會突然機械故障，會講出那個夢境，可是那個夢境和他們對兔子做的事情是一樣的，整件事都是一樣，整個時代、整個人類的狀態都是這樣子。

**林俊穎：**這篇我也在別的徵文獎看過，但不妨礙。我同意這一篇有很好的文青風，它寫得很淡，反覆看，卻有很強力的韻味在。可是，我一直在想，世界上有很多行業是直接處理死亡和屍體，例如殯葬業有洗屍

體、替屍體化妝的，雖然這是學院的一個學生，你要這麼早面對死亡這件事情，但我在看這篇的時候是處在要被它說服還是接受？看到他寫夢境，讓我會產生很大的抗拒，小說、尤其是短篇結構直接涉及夢，很難不走上岔路，導致失敗。你已經用那麼大的篇幅，那麼淡而有韻的處理死亡這件事，而且你對處理動物的死亡應該是有一個必要的、職業上的惡，否則你怎麼和你的專業倫理繼續相處下去？那個夢境對我來講，是很粗魯、粗糙的，為了戲劇化效果去強加的，讓人很不舒服的敗筆。它處理那個腦瘤學生的退學，大家玩說真話的遊戲才是有趣，我期待作者多經營這樣的東西。這篇上次給我的印象很深刻，這次修改得好很多，可是我反覆閱讀，老有著缺了好大一個空的感觉。

### 〈安樂窩〉

駱以軍：這篇在技術上，我覺得比一般的作品古典，但也是所謂的以它的年紀要用這樣的語境，來處理宿舍、舍監，當然是集中在邱小姐的意識流。主要是覺得它的手法非常純熟，比一般寫家暴等，要控制這樣的劇場不崩解，難度要大很多。「邱小姐」是太典型了，但這不影響。它寫得滿厲害的，以這樣一種腔調，寫一個老小姐，後面很多大學男生，各種流動變化的空間調度，光這樣一個這麼小的管理員在她井底之蛙的井，同時它又是主宰了一個小宇宙的主宰，但後面又有年輕一輩不會處理的，例如白先勇的《臺北人》那種「今不如昔」，甚至郭強生的《斷代》。你會有一個斷代史，但它居然是很搞笑的出現在這個宿舍的舍監女人的身上。連這樣一個舍監的時光詩歌，都產生了那種〈甜蜜蜜〉時光的懷舊和悲嘆，這些東西其實是非常搞笑、仿諷的。作者非常聰明，要堆砌這樣誇飾的敘事腔調，後面

也建構足夠的邏輯：為了競爭「最優秀宿監」的心機手法。它就在一個短篇篇幅弄出一個這樣的故事。但我比較不安的是：它集中在後半段，那個跛腳男孩裸體的部分，因為他被人偷拍，所以從浴室衝出來跌在那裡，它寫得有點模糊，可是那個模糊感，又好像疊印到舍監她之前的男人，好像是二二八或白色恐怖的受難者。它寫那個裸體男孩，好像整個空間是羞辱或怪異，赤裸在大家之下，突然這個舍監好像中邪一樣，你分不清是母親在照料受難基督或是性愛？我覺得它的結尾太強烈了，但它的文字感染力好像又可以度過。這篇我認為它的掌控能力，真的有一個全景的能力。

**平路：**我也是覺得這篇的掌控力很不容易，確實是有呈現全景的能力，可以顯現出世代的對照：所謂這位舍監，她的年代或她所承襲的，怎樣用餵養式的善良、心機，去做一個「好的」舍監？在世代的變遷當中，後來幾乎是讓人難以置信的，看起來很荒謬的。最後好像變成了八卦版上的 scandal，她本來處心積慮的部分變成這樣搞笑、可笑的，甚至本身難以分辨是非真實的場景，那個轉換中間，當然有舍監她的年代的時代重量、不明的死因，或是二二八、白色恐怖，包括地景上的、那個年代存在的魔幻模糊的禁忌，與這個時代所謂拆解一切之後的荒謬感。這個部分，這個故事用邱小姐的眼光去看，用邱小姐的餵養、操控、心機，到這些部分基本都碎散，以至於心機也變得非常可笑。它把這麼複雜的題材，能夠從頭到尾都一以貫之，把那個故事說了出來，當然其中也有它的瑕疵，但就這點來講，我覺得也符合什麼是我們認為的：善良、安樂、人和人之間的關係，真的是很真實，而讀起來又不失順暢的描寫，跟著它的情節有起有落。

**郭強生：**我沒有投的原因是因為，它整個背景時空只有講，叫男朋友不要去參加讀書會，那這個邱小姐今年

應該七八十歲了，這是個很大的問題。這篇作品其實要批評一種制度，很像八〇年代的大陸小說：常常用一個門房、工廠領班，心很好但弄巧成拙。整個起手架式，都非常八〇年代的大陸小說。這個宿舍根本不在臺灣，錯亂到硬湊出來想要來感動我的感覺。這種故事已經有公式：一個小人物，大嬸也好、大叔也好，裡頭邱小姐的角色完全不踏實、不寫實，完全不知道她從哪裡生根，是從哪裡來的歐巴桑？是怎樣的一個邱小姐？因為我覺得它整個就是東挪西湊，把二二八、電腦時代、P2P時代都放進來。但怎麼可能又有讀書會，怎麼會在臺灣現在的大學裡還會這樣的鬥心機？我覺得通篇編得太不符合。

**林俊穎：**這篇我覺得它唯一的好是選了一個獨特的角色：舍監，可是就像郭強生講的，裡頭有太多和現實不符合的點。它提到邱小姐是耳順之年，要跟二二八扯上關係很牽強。臺大男八舍，我想這小說就是以此處為藍圖吧。但選出「優良舍監」這件事跟臺灣就是不吻合，到最後為了要製造戲劇衝突，像駱以軍形容的，那個男生好像耶穌一樣，一個被霸凌的受害者，而邱小姐到底有沒有和他有性的接觸？他這樣寫：「他又從溫暖的陰道滑出來一次」，這是在故佈疑陣？這篇我讀來是一種下階梯的狀態，因為現實的基礎不成立，幾處的轉場，譬如去祭拜她的先夫還是男友，一路瓦解。

**范銘如：**我其實一開始就看不下去，好像一個電視八點檔的女人心機，但我覺得女性的心機不是這樣子，這個太簡單了，一點都不幽暗，一點都不心機，是想當然耳的手段。

### 〈探病〉

范銘如：它有幾個議題要去處理，但是它反而用童話的隱喻和架構去談的時候，我就覺得很新鮮。一開始它在講的是小紅帽的外婆病倒了，她要去看不外，這件事其實處理的是外婆、母親、女兒三代女性的關係，它又講到身體的變異、個人的獨立個體。原來童話的甜美感全部被抽離，一點都不甜也沒有故作，把生病的、三代的女性關係用沉重的話題去談，但該講到的時候都講到了。它很多對話也很可笑、有幽默的感覺。這個部分和它講的老病和身體的衰敗都是有吻合的。這篇所有的童話意象都去除了甜味，去處理這種比較沉重的命題，我覺得反而有種新鮮感。

林俊穎：它很說服、打動我的一點是：它有很好的文青腔，真的會寫，相當聰明的文筆，作者已經建立他自己很強烈的風格。我想，這樣的小說也只有在年輕的時候趕快寫出來吧，年紀大了恐怕不好意思再寫了。放在現在這個世代對立如此緊張的氣氛裡去理解，現在的年輕人有意識和無意識地總是希望無限延長自己的青春，小紅帽帶著一股很強的怨念看自己的媽媽、舅舅，轉而隱藏起來，內心化、戲劇化的轉換。文青體在這一篇文章成為獨特的風格，而且對小說經營的控制力很強，沒有變成灑狗血或失控的地步。

郭強生：一開始小紅帽、巫師這些，到後面全都跑掉了，只有前面提一下。它的掌握和語氣，因為是用第三人稱的寫法，我覺得它在轉折上完全變成一個很寫實的生活的場景。所以小紅帽的元素不是很自然，像這樣一個裝酷的少女，這是非常技巧地迴避了該寫的。它確實是個很會寫的作者，也就是它避重就輕的很厲害的部分是它文字上的優點，但整個作品最後就跑掉了，原來真正要去迎戰的主題，都巧妙

地規避了。

平路：這篇小說滿聰明，也有它的精巧之處。沒投的原因，是它用聰明在寫，但是感情上的聯繫似乎還可以更充沛一點的表達。

### 第一輪投票

所有獲兩票以上作品討論完畢。進行第二輪投票，針對兩票以上的作品給分。共六篇，最高六分，最低一分。結果依得分高低排序如下：

〈鴿之舞〉（平路六分、林俊穎二分、范銘如三分、郭強生六分、駱以軍六分），共二十三分。

〈少女斜巷〉（平路五分、林俊穎三分、范銘如五分、郭強生五分、駱以軍四分），共二十二分。

〈小夜班〉（平路四分、林俊穎六分、范銘如兩分、郭強生一分、駱以軍五分），共十八分。

〈靈鳥〉（平路三分、林俊穎四分、范銘如四分、郭強生四分、駱以軍三分），共十八分。

〈探病〉（平路一分、林俊穎五分、范銘如六分、郭強生三分、駱以軍一分），共十六分。

〈安樂窩〉（平路兩分、林俊穎一分、范銘如一分、郭強生兩分、駱以軍兩分），共八分。

最後評審決議依得分高低，由〈鴿之舞〉獲得首獎，評審獎為〈少女斜巷〉，優等獎為〈小夜班〉和〈靈鳥〉。會議圓滿結束。